

无用的牧养与无用的牧人

——撒迦利亚书 11:1-17

引言：非常的抉择

自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开始，我便意识到世界已经进入了「末世」的非常时期（[详细可参看我的见证文章——《我与「俄巴底」的姻缘（系列）》](#)）。不过，作为一位牧者，特别是当时来说，是一位堂会牧者，我心底里最关怀，也是最挣扎的，不是某些「末世事件」，例如敌基督是谁，启示录六章的「四马」究竟是甚么，牠们甚么时候来，来了没有，而是在这「末世」的非常时期，我如何可以忠于牧者的职事，「有效」并且「忠心」地为上帝牧养祂所托付的「羊群」（弟兄姊妹）。

由那时开始，我便再也无法「正常」和「静态」地思想、实践基督信仰，神学院学来的「神学」，特别是所谓「实用神学」，根本无法对应一个瞬息万变异端充斥的末世世界。最严重的，是由共济会与天主教主导的「合一运动」已成了无可逆转的「洪流」，而成功神学、温情神学、现世神学和灵恩神学（笼统而言是「功利神学」），在萧律柏和赵镛基之流的推动下，亦已经泛滥成灾。两者合流，足可以冲倒一切——「**功利神学**」摧毁末世教会的「内部根基」，「**合一运动**」则拆毁末世教会的「对外堤防」，如此「里应外合」，末世教会，就如同同一所「危楼」摇摇欲堕...

令我困扰，令我挣扎的，是我如何在这所「危楼」里继续牧养教会，守望群羊？？？

七年来，作为牧者，我心中无时或已的挣扎，是「留」还是「去」。留下？但我实在看不到出路，我哪里有能力力挽狂澜，阻止「危楼」倒下？留下继续牧养事奉，但在我眼前的，仿佛只有「**无用的牧养（事奉）**」，恐怕多少努力，最终都是枉费一场心机！但离开？我又舍不得群羊，也不能全盘否定自己的牧养职事与牧者心肠，更不敢辜负的，是上帝的呼召和托付。离开撇下群羊，我岂不成了「逃兵」，成了一个可耻的「**无用的牧人**」？

留下继续做「无用的牧养」，或者离开做一个「无用的牧人」，是否，只有这两个「怎么都错」的「抉择」？

尚幸，我们并不孤单。原来历世历代的先圣先贤，包括圣经记载里的几乎所有先知，都曾遇过非常类似的挣扎，他们的典范，给我很大的启发、很多的安慰和鼓励。今天，我会透过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告诉大家，上帝的感召、启示和恩典，怎样帮助、鼓励他的众仆人忍耐、沉着，继续甘心于「无效的牧养」，并且坚守本分，握守岗位，决意不做「无用的牧人」。

释经前设：三个牧人、两个层次、一个前提

为解好这章圣经，大家必需先了解「三个牧人」、「两个层次」和「一个前提」。

解释这章圣经的其中一个困难，是经文里「**牧人**」的形象十分复杂，甚至混乱。原因是经文提到的其实有不同种类的牧人（有时字面没有明言），所以要准确了解这章圣经，首先，我们必要搞清楚经文提到最少三个（或三类）不同的「牧人」。第一个（类）是「**大牧人**」，即上帝自己，及隐约指向的主耶稣基督（记得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第二个（类）是「**恶牧人**」，即那些失职甚至渎职的政治和宗教领袖；第三个（类）是「**小牧人**」，是奉上上帝旨意好好牧养「余剩的羊」的牧人，包括作者撒迦利亚先知本人。

其次，与上述第一点相关的，是「牧人」与「羊群」的定义是相对的，最起码包含着两个层次。简单来说，就是相对于我们所牧养的「小羊」，我们是「牧人」，但相对于上帝这位「大牧者」，我们却成了祂所牧养的「小羊」。对应于不同的关系和对象，同一批人，有时会是牧人，有时会是羊群。搞清楚「三个牧人」的定义和「两个层次」的关系，理解这章圣经就会比较容易一点了。

还有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必要掌握「一个前提」，就是九至十四章的「**末世取向**」。综观撒迦利亚书九至十四章，里面关于以色列「亡国」与「复国」的描述，并未完全应验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以色列「亡国」或「复国」事件之中。这五章经文所描述的规模和意义，毫无疑问带有极强烈的「末世意味」。讲到耶路撒冷被「围攻」和「沦陷」，是这样的——

14:1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2 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

以色列的國都撒路撒冷，曾經多次被圍城以至淪陷，但從未試過被「萬國」圍城。這個場面與規模，指向的肯定是「末日決戰」，而非任何一次歷史上的圍城或亡國事件。不過，更關鍵的是經文提到的「解圍」描寫，肯定是空前絕後的——

14:3 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4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5 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6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7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不是白晝，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8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9 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

经文说「那时，耶和華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好象从前争战一样」，不过，非常「不一样」的却仍有六点之多：

1.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主耶稣谈论末日降临的时候是在「橄榄山上」（太 24），祂升天时也在「橄榄山上」，至于祂的再来，天使传言「祂怎么去也必怎么来」（徒 1），故极可能也是在「橄榄山上」，所以这个「脚必站在... 橄榄山上」的描写，我们可以很合理联想到末日主耶稣再来的预言。
2. 耶和華——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一次，上帝「亲自出马」从天而降，还带来千万天使天军。「圣者」，指天使。这样的「阵容」空前绝后，使我们联想到的也是主耶稣末日身骑白马领千万天军降临争战的伟大场面。（启 19）
3.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山体分开两边，百姓从中间经过逃命，使我们联想到的，是出埃及时上帝分开红海拯救百姓及毁灭法老全军的情景。（出 14）
4. 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这个景象可以给我们两重联想：1、想到日月无光众星坠落的末世景象（太 24）。2、想到上帝全然得胜，亲自光照圣城，再无需日月星的光辉的景象（启 22）。无论是1或2，末世的意味都是极强的。
5. 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活水（生命水）涌流，润泽四方，这是创世记描写的「伊甸园」（创 2），也是启示录展示的「新耶路撒冷」（启 22）的重要意象，含有极强的终末意味。
6. 那日耶和華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节经文更清楚显示和宣告，上帝「大获全胜」，毫无疑问是指向末日决战后的最后胜局。

我作这样详细的分析，只为说明一事，就是这五章经文（亚 9-14）所指的绝非寻常的历史事件，而是关乎这个世界的末日的「决战前后」，故此，这五章圣经的信息，就绝不能抽离这个末世论的背景来了解分析。

本着这个前设，我们回头再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就会有极不相同的领受。

一、危城末日，恶牧失业

11:1 黎巴嫩哪，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2 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珊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3 听啊，有牧人哀号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

黎巴嫩、巴珊和约旦河，都是以色列本土或边境地带的地名，可知本章所指的，是以色列国自己的兴亡。但我们要留意，就是根据上述的分析，这里「城门大开」、国防尽失的「亡国」意象，代表着不是「一般」的围城或亡国事件，而是世界末日将近的预示。

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以色列一再亡国都是因为「牧人」——特别是宗教领袖，即祭司和先知——失职，没有按上帝的教训牧养和引导百姓，以致他们沉溺在反叛和罪恶之中，最终招致上帝的审判，兴起敌国入侵而亡国。以色列在末日最终的败亡，原因亦相同。

3 听啊，有牧人哀号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这里提到的「牧人」，是指那些失职、渎职的「恶牧」（政治及宗教领袖），因着他们不尽忠职守，「草场毁坏了」，比喻整个宗教建制和国家体系也给他们败坏了。他们如何不尽责呢？——

10:2 因为，家神（以色列人迷信的偶像）所言的是虚空；卜士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地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

这些「恶牧」没有引导百姓归向真神，反诱惑他们迷信各种偶像和邪术。现在，这些「恶牧」发出「哀声」，因为他们终于「失业了」，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前 6:5）的日子因为亡国而完蛋了。这些人领受了「牧人」的召命却没有尽责，以至以色列人信仰堕落、道德沦丧、国家败亡，惹来上帝极其愤怒，最终要废弃他们——

10:3 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

为甚么「牧人」与「公山羊」相提并论？记得引言提到的「两个层次」吗？这群「恶牧」相对于「大牧」上帝，就是「恶羊」。并且，上帝废弃「恶牧=恶羊」，不等于完全放弃祂的所有羊群，祂必会留下「余种」，因祂「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最终必叫剩下的「卑微小羊」尽显威风，如同雄赳赳的「阵上战马」。

二、恶牧失职，先知续命

我们回头再说这些「恶牧」，他们「恶」成怎样呢？

11:4 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5 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

原来，这些领袖不但没有好好教导、保护、照顾百姓，反「出卖」他们任人「宰杀」，以此来谋取私利，还厚颜无耻到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究竟他们如何「出卖」百姓呢？直接卖给外国人为奴隶吗？应未至如此明目张胆。向百姓榨取重税或借贷取

利，甚至因他们无法还债而逼他们卖身为奴吗？确有这种情况，不过仍不会太普遍，而且也不至于令通国全民败坏到亡国的地步。

这些领袖，特别是宗教领袖，包括所有渎职的祭司和先知，他们「出卖」百姓的真正方式，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迎合百姓的「宗教心理」，以**虚假伪善的仪文、粉饰太平的信息**，骗取宗教上的高位和好处，却「出卖」了上帝嘱咐的信仰，诱惑百姓陷在不知悔改的「假平安」和「伪信仰」之中，最终招来亡国和被掳的厄运——这些「恶牧」，其实就是这样「出卖」上帝的托付给他们的羊群（百姓）。

三、大牧撇弃恶牧（恶羊）

11:6 耶和華說：『我不再憐恤這地的居民，必將這民交給各人的鄰舍和他們王的手中。他們必毀滅這地，我也不救這民脫離他們的手。』

前面已说过，这些「恶牧」原本也是上帝牧养的「羊」，但他们既不怜恤「小羊」（百姓），上帝也就不怜恤他们，放弃他们，不再牧养他们，任他们灭亡。

四、先知接收「苦羊」

11:7 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山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联索」。这样，我牧养了群羊。

原本的牧人（恶牧）被上帝废弃了，所以群羊（百姓）就没人照管了，就成了「无牧人的羊」，也就是「最困苦的山羊」。于是，先知就「接收」了这些小羊，为上帝在末世的艰难时期牧养和保守他们。至于「拿着二杖」是甚么意思呢？「杖」是牧人牧羊用的工具，故仍必与「末世牧养」的主题相关，详见下文。

五、大牧除灭恶牧

11:8 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9 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食。」10 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11 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華的话。

这里，更具体地说明上帝如何废弃那些「恶牧」，甚至「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可见上帝实在忍无可忍，要痛下杀手。上帝重伸他必要废掉原来的恶牧，像牧者弃掉不服从的「恶羊」一样——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食。

折断「荣美」的杖的是上帝这位「大牧人」，表示上帝的「荣耀」离开这群叛逆的子民，与百姓断交，广义而言，也代表了上帝与人类的断裂。

不过，慈悲的上帝总是会留下「余种」，就是那些「最困苦的羊」。他们，就像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废掉宗教建制内的祭司文士（即主耶稣当时的「恶牧」）的同时，却被主所肯定和收纳的税吏、妓女和罪人。颠覆世界的上帝，总会在世上最卑微、最被人践踏的人当中，为自己的名留下「余种」来作天国的子民，这不只是上帝的仁慈，也是祂的公义和睿智。（请参考我的上一篇讲章：《颠覆：审判与拯救》。）

六、恶牧撇弃小牧，小牧恶牧分离

11:12 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13 耶和華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華的殿中丢给窑户了。14 我又折断称为「联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太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

这里，撒迦利亚先知代表上帝，与百姓（特别是那些领袖们）正式提出「解约」（就是折断「荣美」的杖所表示的），结果，这些领袖竟以「三十块钱」来了事，「三十块钱」原来只是一个「奴隶」的公价，表示他们事实上并不珍惜、不重视、不稀罕上帝或祂所指派的牧人来牧养他们，他们倒喜欢自己「作王」。

上帝吩咐先知丢掉这「三十块钱」，是表示祂与这些反叛的百姓再无关系，要彻底地「一刀两断」，情况就如一个离婚的妇人连前夫的「赡养费」也不要，表示彻底断裂一样。

第十四节折断「联索」之杖的，应是指先知本人，表示他与同胞断交，亦广义地代要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的断裂（没有上帝，人与人之间只有「同流合污」，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共处」）。当然，先知既然代表上帝，所以这「动作」也可表示上帝再也不管以色列国的太平或者分裂，这也是彻底断裂的另一重表示。

至此，我们看到，上帝废弃了「恶牧」，而百姓的领袖（恶牧）也「解顾」由上帝委派而来的「善牧」——反映出双方关系已断裂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很有「**末世摊牌**」的意味。

七、恶牧的结局

11:15 耶和華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16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牠的蹄子。17 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奇怪的是，神废弃了一批「恶牧」后，竟然兴起一个更坏的「恶牧」——「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牠的蹄子。」上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既然放弃上帝指派给他们正直的「善牧」，而偏偏喜欢伪善的「恶牧」，就像以色列人要自己「立王」一样，上帝就任凭他们「求仁得仁」，给他们要多恶有多恶的「恶牧」，让他们自讨苦吃，自取灭亡。

当然，这样的「恶牧」决不会有好下场——「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极讽刺的是，他「丢下羊群」自己逃跑（无论是「见风转舵趋炎附势」或是真的「逃跑」），本来都是为了「保命」的，最终却因激怒上帝，被上帝交付敌人，反而丧命。

结语、宁为小牧，不做恶牧，听候善牧（大牧）

9:9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9:16 当那日，耶和華——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

做个忠心耿耿的「小牧」，为上帝在此末世照顾、教导、牧养那些「最困苦的羊」，不可能有甚么大局面大作为，在由「恶牧」控制的「主流」的打压和冲击下，牧养的工作更是寸步难行，很难有甚么可以量化的「成效」，成为令人难堪的「无用的牧养」。

感谢上帝，因祂求于我们的只是「忠心」。在建制内外并非关键，像**以利亚**般在建制外坚持真理，或像**俄巴底**般在建制内忍辱负重，只要忠于上帝和爱惜小羊，都是主的忠仆。

无论如何，我们只要不做「恶牧」——丢弃羊群的「无用的牧人」——就是了。同样，在建制内外并非关键，在建制外对群羊死活不闻不问，或在建制内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误导群羊，实质上都是「卖羊的恶牧」，并无分别。做「恶牧」，可以上位可以「坐庙」，可以风光一时，甚至保得短暂的平安和荣耀，或至少可以暂时「保命」，但最终必定「丧命」——最起码会丧在上帝的追究和审判之下。

主耶稣是好牧人，祂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约 10）。祂是我们忠心牧养的典范，也是我们可以忠心牧养的盼望，因我们确信，终有一天，主必会荣耀归来，永远作我们的牧者。